

野马河苍生

中部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中部

野马河苍生

刘水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马河苍生. 中部/刘水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80-6210-5

I. ①野…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4242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369 千字

印 张: 22.5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往事，亦真亦幻的感觉，这老是对不上卯的母子
啊！ /1

第二章

杨二旦厅堂绮想联翩，杨耀祖偏厦安身立命，秧歌舞，让香香
扭出了火辣辣的爱。 /30

第三章

杨二旦心虚气短，总是放不开手脚。荒凉的青崖梁上，于无声
处，轰然响起三声炮。 /62

第四章

杨张两院握手言和，杨大旦获得了新生。 /94

第五章

凄风苦雨中，水仙走了。面对猜不透的爹娘，杨大旦心中好困惑。 /127

第六章

合作社，使杨二旦顾此失彼；合作社，又使杨二旦接近了燕子。
/157

第七章

杨二旦扫平了路障，满以为就可向燕子发起强烈攻势。不料
…… /186

第八章

风雪茫茫，杨大旦踏上“犯罪”路；漫漫寒夜，杨耀祖强欢博
一笑。 /219

第九章

张家院一波未平，梨树湾一波又起。一个新颖大胆的念头，闪电般划破了杨大旦迷蒙的心灵天空。 /251

第十章

张玉杰悲壮就刑。秋儿一口把杨大旦的嘴唇咬出了粒粒血珠子。吴长庆游魂一样，飘出了梨树湾。 /282

第十一章

一天天，杨大旦左右逢源；一年年，杨二旦炙手可热。禾田湾，燕子以屈就权势祭奠了自己一段美好的感情。 /315

不堪回首的往事，亦真亦幻
的感觉，这老是对不上卯的母子
啊！

第一章



三星高照时辰，杨二旦轻轻敲响了梨树湾村西头这间茅庵草舍的柴扉。

“谁？”屋子里传出一声颤巍巍的惊呼。

接下来，屋里屋外就是一片可怕的静寂。

风儿轻轻地吹过来，带着青草泼辣的野味和露珠清爽的凉意。杨二旦站在门前，那只停留在柴扉上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一种异常矛盾的心情使他进退两难。

他的对头是杨耀祖。当他一鼓作气把杨耀祖赶下悬崖，淋漓尽致地享受了报仇雪恨的痛快之后，怎么也没想到迎接他的竟是一场难言的尴尬。他知道，如果再一路穷追猛打下去，杨家院非家破人亡不可！

他恨杨家院，恨得咬牙切齿。可他即使走到天尽头，恼的怨的念的仍是那个才下眉梢，又上心头的杨家院。

直到现在，杨二旦才彻底感觉到，他与杨家院的关系，并不因为杨耀祖的悬崖落马而一刀两断。

杨家院一群孤儿寡母凄惶不安的眼神，成了杨二旦挥之不去的牵挂。此时此刻的杨家院，在杨二旦心中，不再是刻骨的仇恨，而是挂念和怜悯。

杨家院早已把他列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抓杨耀祖那天，他是在娘仇恨的目光中匆匆离去的。那目光犀利如剑，寒冷如冰，齐刷刷直刺他心窝。

杨二旦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冤有头，债有主，他不恨水仙，不恨杨大胆，即使对娘的恨也只是在对杨耀祖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弱者对仇恨的一种转嫁而已。这孽，从始至终是杨耀祖一手造成的，理应由杨耀祖自食其果。一泉水都能分出个苦甜，一家人难道就分不出个好坏？站在茅庵草舍前，往事历历在目。杨二旦实在没有勇气走进门去。但他也知道，自己深更半夜的敲门声，对已成为惊弓之鸟的杨家院老少无疑又是一道晴天霹雳。他要杨家院老少们擦亮眼睛，看清形势，悬崖勒马，杨家院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没错！打掉杨耀祖的嚣张气焰，叫杨耀祖在梨树湾一双双解恨的目光中狼狈不堪！这是杨二旦苦苦盼望而又求之不得的。可张队长不允许，他为此生了多少张队长的气啊。但他硬是强忍着这枚扎在喉头的鱼刺，在吐之不出，咽之不下的苦闷中，默默地咀嚼着难言的痛苦。天地良心！杨二旦压根儿就没有动过使用栽赃、诬陷把杨耀祖拉下马那种下三烂的念头！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杨耀祖阴沟里做手脚的可耻伎俩！

从杨家院搜出的那份国民党军队委任状，确实使杨二旦喜出望外。但梨树湾的老爷们在大快人心之后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杨二旦，倒叫杨二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

杨二旦又硬着头皮敲了一下门。

“谁？”屋子里又应声问道。

杨二旦听得出前后两次应答的都是娘。一阵冲动，使他什么也不顾地叫了声：“娘，是我！”

屋子里仿佛一怔，在短暂的一瞬间后，传出娘不无讥讽的声音：

“哦！是张主席！”

屋子里的灯亮了，小小的窗口匆匆地晃过几个人影之后，门子“吱扭”一声拉开了。杨二旦站在门前，两只脚生了根似的，沉沉的迈不开步。

明亮的灯光下，好几双眼睛惶恐不安地望着杨二旦。只有丁香一人从容坦然地迎他而来，一堵墙似的气昂昂地往他面前一站，使他不由自主地矮了一截。

“张主席，深更半夜你打门摇窗子的，究竟是啥事？”丁香紧绷着脸，用冰冷的语气嘲讽道。

杨二旦全身一阵燥热。尽管他心中早有足够的准备，可他还是面红耳赤得无地自容。他神色讪讪地叫了声：

“娘……”

“哟！张主席，你弄错了吧？你是张家院的贵公子，我是杨家院的下贱货。我们一向是车走车路，马跑马道，今天我咋就臭狗屎变成了香饽饽，成了你张主席的娘？不敢当，不敢当啊！”丁香一阵夹枪带棒的抢白，使杨二旦搓着手不知如何是好。

“他大娘……”水仙胆怯地缩在她身后，扯扯她的衣襟。

“没你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丁香用力甩开



水仙，大义凛然地逼近杨二旦，她用身子遮挡住其他人，像只护雏的老母鸡，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杨二旦。降在杨家院的暴风骤雨，并没有改变这个女人的倔强、孤傲，她仍然是那样的从容不迫，仍然像一撮迎风而来的胡椒面，刮到哪里哪里呛。

“啪！”杨二旦被深深地激怒了。他一脚将倒扣在炕眼门前的烂背篓踢得打了好几个滚，扯着嗓子吼了声：“你认为你是谁？！”

“我是破烂货！”丁香针锋相对，咬牙切齿地一步步向杨二旦逼近。

杨二旦毫不示弱地迎上去。母子俩眼看着就要厮打在一起了。

“二旦，二旦，她是你、你娘啊……”缩在墙角的水仙，全身筛糠般的颤抖着，语不成句地说。

杨二旦一愣，猛然恢复了理智。他倒退几步，拧着脖子但又不得不压抑着嗓门说：“我不是来跟你斗气的！我不能看着你把杨家院的老少往火坑里推！”

“哟！张主席，日头打炕眼出来了，这话新鲜，我倒是头一回听说。说下去，我爱听！”丁香一声冷笑，屋子里静下来了。

杨二旦凑前一步，把声音又压了压：“我是来救杨家院的。我……”

“你说你是干啥来的？再说一遍我听听。”丁香突然打断杨二旦的话，半信半疑地眨动着眼睛，也压低了嗓门儿。

“我是来救杨家院的！”杨二旦微微提高嗓门，又认真地重复了一句。

丁香愤然而起，一把揪住杨二旦衣襟，声色俱厉地喊道：“走！”

“干啥去？”杨二旦愣愣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迟迟疑疑不动身。

“把你刚才说的话，当着张队长的面重说一遍！”丁香咬着牙，绷着脸，一字一板地说。

天！杨二旦脑袋嗡的一响，双腿一软，泥团般的瘫在了地上……

二

小牛倌啊，你活活要了我的命……

丁香一声叹息，翻了个身，掖了掖被子，强制自己不想这些对她来说

已是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可这由得了她吗？就像当年在那惊心动魄的一瞬间，她没管住自己一样。

浩浩荡荡的野马河一路放荡不羁，挟雷裹电地呼风而来，摇头摆尾地唤雨而去。但在翠竹寨却老远就露出一丝少有的羞涩，温柔地孕育出了一片龙吟凤啸的翠竹林。

翡翠般的竹林深处，绿荫摇曳的幽静中错落有致地坐落着几十户人家。虽是家家茅庵，户户草舍，上顿粗茶，下顿淡饭，天生就是吃苦的命，但这一座座烟熏火燎得炕洞般黑乎乎屋子，却活脱脱就是一个个倾国倾城的美人窝！

而牛家院的丁香，就是这美人窝里的人梢子。

她不穿金，不戴银，不搽粉，不抹脂，爹娘给她的这身坯，亭亭玉立，仿佛修竹在清风中袅袅婷婷，脸像一笔画出的，又像是桃花骨朵育的，红红的又粉粉的，能弹出一片飞溅的水花来。

翠竹寨的女儿美，美得乐死了野马河畔九十九个村子的少年。于是，翠竹寨就成了野马河两岸名副其实的风月渊薮。来到翠竹寨，远远地就感到一片醉人的温柔，嗅到一方灿烂的美人气息。但这么一来，翠竹寨的女儿就苦了。阴盛阳衰的翠竹寨，祖祖辈辈想儿子想得发疯，恨女儿恨得要命，女儿成了父母的出气筒，打也挨，骂也挨，常年提心吊胆地低眉出，垂头入。

但唯独丁香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这完全得力于牛家祖先高瞻远瞩，不惜重金请来马阴阳的爷爷，抱着个斗大的罗针，把翠竹寨方圆的山山水水勘了个遍，经过觅龙察砂，审脉辨气，最后下针在腾龙回头、白虎俯首的“负阴抱阳”穴位，占尽了翠竹寨的阳刚之气，使牛家院连续五代一个个呱呱坠地的都是枪杆一样笔直，牛犊子一般壮实的男子汉。全村人都把女儿恨得要掉命，而牛家院则把女儿当作金疙瘩盼望着。

丁财两旺的牛家院，在外面一副心满意足的神色，可关在家中，听着左邻右舍燕语莺歌般的呼爹唤娘声，心中就羡慕得直发痒。虽然牛家院并不缺乏云彩一样轻盈的倩姿娉影，百灵一样美妙的欢声笑语。但那是儿媳妇，一声声客客气气的嘘寒问暖，总让牛家的长辈们觉得仿佛镀了层什么，很难融洽地贴在一起。为此，女儿就成了牛家院镜中的花，水里的月，是一块什么灵丹妙药也医不好的心头病！

到了牛纪年这一代，满打满算，已六辈人没见亲生女儿的面了。牛纪



野马河苍生 中部

年是家中老小，他的嫂嫂们早已生了一窝又一窝生龙活虎的儿娃子，牛家院跑出一个花朵般姑娘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牛纪年身上了。可牛纪年家的仿佛攒足了劲，一口气给牛家院生了四个打虎将！

唉——！一声叹息，牛家院盼望女儿的念头偃旗息鼓了。

儿子也好，传宗接代，源远流长。这是多少人祖祖辈辈烧高香磕响头盼望的事啊！牛家院应该谢天谢地才是啊！

牛家院的老辈们想通了，也知足了，再也不对儿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抱着活蹦乱跳的孙子们，力图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忘掉心头时不时就云雾一样飘来的隐痛。

可偏偏就在牛家院老辈们心灰意冷，引颈接受命运安排的当口，牛纪年家的回眸一笑，花开独枝，把一个桃花般鲜艳夺目的女孩儿有声有色地生在了牛家院！

这，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丁香！

哟！丁香，爷爷说她是牛家院的宝贝，要取个贱名字，免得老天爷眼红，不成人之美。随后又跑到几十里路外的梨花镇，给她打了个生年八字长命锁。

也就因丁香，爹爹一跃而上，成了牛家院的当家人！爷爷疼，奶奶爱，爹娘把她当成心瓣瓣。丁香娇，丁香也横，哥哥们护着她，嫂嫂们让着她，八九岁的女孩儿了，还没大没小的，动不动就不分场合地扑向娘，掏出娘小兔一样雪白的奶子津津有味地吮。一双大脚片“啪哒啪哒”的满地跑，撵得鸡飞狗跳墙。哥哥们上山，她爬坡；哥哥们上树，她攀枝，活脱脱就是一只梅花鹿，在悬崖峭壁上敏捷自如地穿梭着，唬得哥哥们大呼小叫，惊出一身身冷汗。

于是，长辈就用传统习俗的尺码修剪她的行为了。

爹娘一个眼色，哥哥们一拥而上，把她那双自由生长着的天足“咯哩咯叭”地一阵脆响，折叠成两朵臃肿而不秀气的小金莲。

任凭她怎样呼天抢地地喊，也一点没改变爹娘那岩石般坚毅的神色，更没挣脱哥哥们那铁钳一样有力的大手！

她只觉得天塌了，地陷了，往日其乐融融的牛家院眨眼间变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往日和蔼可亲的哥哥们变成了凶神恶煞的帮凶。她只觉得一向亲切得如自己身体一样的东西，一瞬间变得叫她异常陌生了，令她望而生畏了，更令她迷惑不解了。

她躺在炕上，下半截身子仿佛飞掉了。她滴水不进，粒米不咽，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屋顶发愣，往日桃花般娇艳的脸上如同蒙了层黄表纸，又仿佛是遭霜煞雪压的花儿。一汪泪水，盈盈的在眼眶久久地打转。

而在此时，爹娘又成了往日的爹娘，哥哥又成了往日的哥哥，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亲亲热热地给她端药送水，背着她上茅房，从老远的八爷岭上撕来柔软的桦树皮给她擦屁股，采来鲜红的指甲草，在蒜臼里捣得碎碎的，笨手笨脚地给她染指甲。

“死远！你们都给我死远！”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着喊着，抓起手边的纺锤狠命地砸向哥哥们。直到现在，她满腹委屈才山谷间腾腾云雾一样翻江倒海起来了。她一阵低咽后，放开嗓门号啕大哭了。

她把浑身的衣服撕扯成了布片片，天女散花般地满屋子扔着。她把炕头的被子、枕头通通撂在了地上。她把端来的水送来的饭菜一股脑儿地泼向了窗外，她把满头青丝左一绺右一绺地撕扯着。她毫无节制地哭喊，撕裂了嗓子，滴滴答答的血珠子玛瑙般从她苍白的嘴角一串串滚滚而出……

唉，女儿苦！

可最苦的还在后边哩。半月后，她的两只脚血一股脓一股，火辣辣的如架在烈火上，一屋子充满腐烂的恶臭，但爹娘还是毫不手软地用长长的布带子一遍遍狠命地缠。每缠一次，她都要一身热一身冷的死去活来好几次。每缠一次，脚上淤积的脓血就喷泉般的四射着，湿透了层层叠叠的布带子。而布带子很快就干成了铁壳子，最里边的几层因不透气，渐渐地与脓血烂肉腐化在一起，紧箍咒一样贴在她的脚骨上，永远也扯不下来了。

“闺女，这都是爹娘为你好！”娘满脸用心良苦的神色。

她赌气地将脸转向一边，不听话的泪珠子又一次扑簌簌地夺眶而出。

“傻女子，长大你就晓得爹娘到底是为了谁！”娘摇摇头，宽容地一笑，转身忙自己的活去了。

丁香赌气地拉开那扇半掩着的窗子，一阵清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几声婉转的鸟语从远处轻轻袅袅地飘来，她那颗几近枯槁的心豁然开朗了。一种久违的冲动，飓风般在她全身鼓荡开来。她不顾一切地溜下炕去。可腿一打颤，身子就倒在了地上。

“我的个天爷爷！你要干啥咋不对我说？”娘慌颠颠地跑进来，手忙脚乱地扶她。她一用力，把娘推倒在一边，手脚并用地向门外爬去。娘不知她要干什么，扑上前来，狠命地拉扯她。她奋力反抗着，母女俩难分难解

地纠缠在了一起。

这时，院门“吱呀”一响，银须冉冉的七爷爷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陌生的小男孩。

三

丁香做梦也没想到七爷爷领来的小男孩就是这冤家！事隔多年，她回想起自己当时的狼狈，还是那么的难为情。

小男孩虎头虎脑。他一进院子就主动把手中的一串山楂果递给了正呼天抢地的疯女子。碧绿婆娑的叶子间，点缀着一嘟噜一嘟噜红得仿佛通体都流动着鲜活的血液一样可爱的果实，尤其是那飘着的一缕缕山野气息，使歇斯底里的丁香安静下来了。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一瞬间她竟傻乎乎地接过了小男孩的礼物。

这小男孩就是三牛。他五岁丧父，八岁丧母，孤苦伶仃，一路飘零，来到了翠竹寨。七爷爷心软，灵机一动，把他领到了牛家院。

他成了牛家院不掏钱的小长工。牛家院的三十头牛马撒手交给他，他毫不怯场地应承下来。一柄蝇拂飘飘洒洒，一把棕刷上上下下，牛马们低眉顺眼地让他随心所欲地摆布。

几个月间，变戏法似的，牛马们一头头、一匹匹全都换了个样，屁股滚圆，头颅高昂，四蹄飞扬，毛色光亮得如抹了层油，声音响亮得穿云越霄，来时烟尘滚滚，去时滚滚烟尘。

小牛倌一杆鞭梢甩得脆脆的响，一把铁铲随身带，一只背篓不离身。随时随地的牛粪马粪羊粪都逃不脱他尖亮的眼睛，被他那只灵巧的铲子铲进背篓，牛马圈里的粪厚厚地铺了一层又一层，乐得当家人牛纪年一天数次衔着那杆长长的烟斗，双脚踩在厚墩墩的干粪上面，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一遍遍地喃喃自语着：

“好肥料，真是好肥料哟！哈哈哈……”

小牛倌手脚不停地干，天知道他那不高的个头哪来这么多力气。即使牛马们在悠闲自如地吃草或你追我逐地撒欢的当口，他也闲不下来，把那青青的嫩草割了一堆又一堆，归牧时，龙腾虎跃的牲畜群中，他背负着一

座翠绿的山峰在后面慢慢地挪动着。远远看去，不是他背着草山移动，倒像是草山在推着他蠕动！

当然，满头大汗地回来的小牛倌，每次总是忘不了给丁香摘串野山果或采朵蒲公英，并且老远就做出一个夸张的怪相，坏坏地投向她。

丁香也乐意跟在小牛倌屁股后面，一张小嘴甜甜的讨他烦。可他口里说丁香烦，心底里还是蛮喜欢和她在一起。有时对她坏过头了，她小嘴一撇，阴着脸不理他了。他就仿佛遭霜煞的花儿蔫不耷拉的，丁香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隐隐地窗口一声轻微的响，未等丁香回过神，“扑噜”一下，一只半片扇面大的蝴蝶翩然飞进屋子来。丁香的心翼马上伴随着这只绚丽多彩的花蝴蝶翩翩起舞了。她先是目光追随着蝴蝶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移动着，后来干脆跳下炕去，时而轻手轻脚，时而蹦蹦跳跳地扑。可那蝴蝶儿忽高忽低，调皮而灵敏地左躲右闪，累得丁香上气不接下气，它却悠然如故地展示着美丽的舞姿。

忽然，她又觉得脑后有习习微风吹过，又是一只素绢般的白蝴蝶在轻盈地蹁跹着。窗口传来“噗哧”一笑，她转眼看去，只见窗棂上垂进半截袖筒，袖口“忽忽啦啦”地飞流出一只只大小不一、媚如彩霞、灿如锦缎的蝴蝶来。一瞬间，她的屋子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丁香又成了小牛倌的影子，像只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光阴在快乐中飞快地流逝着。小牛倌雨后春笋一样“刷刷刷”地向上蹿。不经意间，他已长成了一棵笔直硕长的钻天杨。黑褐色的土布褂子，配上腰间一根勒得紧紧的长带子，带子的两梢不长不短地垂下来，走起路来飘飘扬扬的。四方四亭的国字脸上泛着光亮的黝黑色，一口牙齿白白的，一双剑眉黑黑的，全身洋溢着一股朝气蓬勃的活力，实在潇洒极了。

丁香也毫不谦让地紧跟着肩头浑圆了，身材苗条了，眉毛纤细了，脸盘子更加白里透红了，尤其是那双大大的、美丽的杏仁眼更加水汪汪了，在童稚的天真中掩饰不住地荡漾起一泓盈盈的、柔和的秋波，两帘漆黑、清秀的眼睫毛，一动就扑闪闪的，仿佛要说话。

但姑娘的烦恼和惶恐也不甘落后地随之到来。

先不说胸前那两疙瘩肉团子无论怎么缠也不可抗拒地鼓起来了，顶得胸部高乎乎的，怪叫人难为情的，单说那天夜里一觉醒来，只觉得两腿间热辣辣、黏糊糊的，令人心惊肉跳。她不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下意识伸



野马河苍生 中部

手一摸，坏了，炕席上、屁股下全是湿漉漉的！她一动不动躺着，屏息敛声地在惶恐中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将手举在晨曦中一看，满手鲜红的血迹，她不禁尖叫一声，软软瘫在了被窝中。

躺在身旁的娘闻声而起，抱着面如土色的女儿，呼天抢地地叫起来。

全家人都火急火燎地赶来，在炕边围了个圈。哥在情急之下，舀来一瓢凉水，劈头盖脑地向她泼来。一个激灵，使她哭出了声：

“娘！娘……我、我活不成了……我、我身、身上出、出血了……我……”

“在、在哪里？我、我看……”娘一时间也被她吓昏了头，结结巴巴就要动手往她身上摸。

“不！不嘛，娘！”丁香一害羞，急出了一身汗，下意识地吧双腿夹得紧紧的。

“我的个天爷爷！”娘猛然醒过神来，立即松了口气，对着所有的人又是挥手又是喊：“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等全家人一头雾水地退出门，娘胸有成竹地揭开炕旮旯的席子，抽出一条软敦敦的棉垫子，一边心领神会地往她那个地方垫，一边怪模怪样地笑着说：“大了，我的死女子长大了！我的死女子醒事了……”娘笑得脸上每一条细密的皱纹都在快乐地抖动着。

丁香愣愣地望着娘，从懵懂中蓦然一怔，心中“咯噔”一响，顿时浑身一阵燥热，头一低，热血汹涌中，心“咚咚”地狂跳起来了。

也就从这一天起，娘又对丁香有了新的约束了，娘不准她抛头露面了，娘把她交给了三嫂子，叫她跟着三嫂子学纺线学织布学做饭学绣花，娘再也不准她没大没小地与小牛倌打打笑笑了。小牛倌也自觉地和她拉开了距离。

丁香极不情愿地坐在三嫂子房间，心却在翩翩起舞着，她不是摇着纺车忘了扯线，就是只顾扯线忘了摇纺车，急得三嫂子在一旁火烧火燎地叫。

独木难燃，独子难教。牛家院这个唯一的宝贝女儿，的确是任性得叫全家老少头疼。她与牛家院的条条框框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三嫂子是众儿媳中的佼佼者，她不光长得漂亮出众，而且还做得一手出色的女红。婆婆把小姑子交给她，她就得倾尽全力把丁香教出个样子来。可丁香的一门心思不在纺车上，也不在机杼上，更不在描描绣绣上，

她故意丢三落四，叫三嫂子那张秀气可人的脸蛋苦苦的。

可三嫂子的耐心也算是修炼到家了，不管丁香怎么捣蛋，她都不恼不火不怨不躁，以她那水一样柔和的性子轻声慢语地给小姑子指点着，有时口里还情不自禁地哼几句歌词含糊的调子。丁香初始心烦意乱的，并不在意哼的是什么。可日子长了，她慢慢地听出了三嫂子低吟浅唱的歌词是故意不让她听。可越是藏藏掖掖，丁香就越想弄个明白。终于有那么一天，丁香眯着眼睛装睡时，三嫂子一边噎噎咽咽地哼唱着，一边不时偷偷左右环顾着，胆子也越来越大了，口里着意模糊了的歌词也越来越清晰了：

哥哥你今来着哩
我给你做下鞋着哩
我给你做下鞋着哩
麦子篱里藏着哩
.....

天！三嫂子竟然在哼酸曲！

渐渐地，丁香觉得三嫂子并不那么的讨人嫌。后来，丁香干脆喜欢上了三嫂子。这原因就是，看似温文尔雅的二嫂子与丁香相处的日子长了，到底还是压抑不住自己的天性，又恢复了往日她在自己小天地的生活。

哟！关在屋子里的二嫂子并不是牛家院人人印象中的二嫂子。她热情，她放荡，她一张嘴巴什么话也说得出。她趁婆婆不在时，关上门子，硬是撕开了丁香的前襟，与丁香比奶子，两只弹性十足的奶子在一块久久地摩擦着，嘴里“咯咯咯”地笑着笑着，便毫无顾忌地说起了男人。这可是丁香平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女人如此大胆地说男人。

她脸热心跳。

她心旷神怡。

她只觉得三嫂子口里飞出来的话，是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动人心魄，又那么的叫人羞涩难当，可她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的驱动，变着法子引三嫂子一路畅所欲言，来满足自己。可三嫂子是何等人，说着说着就警觉地关上了话匣子。

“不说了，不说了！免得小姑子心花了！”三嫂子意味深长地一脸坏笑。